

探究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有效传播的认知基础

宇文王杉

(香港都会大学 999077)

【摘要】文章主要以探究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有效传播的认知基础为重点，先正确认知汉字自源文字历史地位、意音文字性质，其次挖掘构形系统显隐规则，通过显性形符语义范畴、声符表音规律与隐性语音亲缘关系，激活汉字系统性；最后构建科学教学观，以“字词结合”衔接汉字与词汇，借“规则渗透”培养自主学习能力，纠汉字难学认知偏差。数智时代还需拓展“传统+数字”融合认知，强化数字字形认知与碎片化系统整合，为国际中文教育汉字传播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。

【关键词】国际中文教育；汉字；有效传播；认知基础

引言：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，国际中文教育蓬勃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渴望学习中文、了解中国文化。汉字作为中文的核心载体，其有效传播至关重要，然而汉字独特的表意体系、复杂的结构等特点，给传播带来了一定挑战。基于此，相关人员有必要深入探究国际中文教育中，汉字有效传播的认知基础，探寻推动汉字在国际舞台上更高效、更广泛传播的有效路径，既有助于我们明晰学习者在接触、理解汉字时的思维过程与心理状态，又能为优化教学方法、教材编写等提供科学依据，全面提高汉字教学与传播效率。

1. 汉字本体认知：有效传播的逻辑起点

1.1 汉字的历史地位：人类文明的活化石

人类文字发展的古代文字阶段，苏美尔楔形文字、古埃及圣书字、汉字一同被叫做三大自源文字，只有汉字经历演变，从甲骨文过渡到楷书，始终和汉语相匹配^[1]。汉字得以延续，是鉴于其构形的理据围绕“记录汉语语义”，形义关联的本质依旧未变；更因为汉语“单音语素”特性跟汉字达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。在国际中文教育范畴，知晓汉字历史地位意义重大，它能打破汉字落后这种错误的认知，使学习者认识到汉字是承载中华文明前行轨迹的文化载体，如日、月等象形字；孝、礼等会意字，都表现出汉字形义结合的独特长处。

1.2 汉字的性质界定：多维度的学术共识与认知

学界对汉字性质方面的探讨已达百年，从语言单位对应这一角度进行分析，汉字可归为“语素一音节文字”，一个汉字可记录一个语素，如“书”呈现“书籍”的语素义，同样对应一个音节，如“shū”。从表达呈现角度分析，汉字归为意音文字类别，如木旁字是关乎树木，声符为提示读音而

设；杨里面的“易”提示读音“yáng”。

周有光提出“三相分类法”，界定了现代楷书汉字“意音文字”的属性范畴；李运富从形体、结构、职用等维度深化了对汉字的认知水平。但在汉字性质的认知里也存在一些错误点，如不能只把汉字当成表意文字，也不能弄混汉字符号单位跟汉语结构单位。

1.3 汉字与汉语的接口：音节与语素的双重关联

汉字、汉语适配的关键是“音节”。汉语音节呈现出“音节显赫性”，一个汉字匹配一个音节，大多时候一个音节对应一个单音语素。从语义内容传递上分析，汉字跟语素的关系十分紧密，“字—语素”对应关系让汉字表现出“高语义透明度”，如知道“水”“果”，就可明白“水果”的含义，这跟英文单词需一个个单独记忆差别显著^[2]。在国际中文教育中，抓住“音节到语素再到汉字”的三重联系，可降低学习的难度。如教学山字，开始借助“shān”的发音构建音节关联，再按照“山”的象形本义弄清语素义关联，最后凭借“山”在“山脉”“山峰”等词汇中的运用方式，强化“字—词”语义的延伸衔接。

2. 汉字构形系统的规则性：有效传播的核心支撑

2.1 汉字构形的整体特征：规则性与构式性的统一

汉字构成一个严密规则性与构式性的体系，现代汉字大多是由表意构件（也就是形符）、示音构件（即声符）和记号构件这三类元素组成，其中形声结构凭借“形符展现意义、声符体现读音”特点，在汉字构形中占比颇高，成了主导模式。

从构式性的视角而言，汉字构件的组合有既定的语法规则。就位置规则而言，形符一般处于左侧、上方或外侧，声

符一般对应右侧、下方或内侧,如河、江等;数量规则说明,多数汉字由二到四个构件组合而成,且组合方式多为“左右结构”“上下结构”“包围结构”等样式;就功能规则情形,形符可提示语义范畴,如“扌”旁跟手部动作有关联,声符起着提示读音的功效,如“青”在诸多汉字里提示“qīng”的读音。

这些规则性特性对国际中文教学有重要启发意义。教师可达成“构形规则可视化”,协助学习者构建“构件—整字”认知^[3]。例如,教清字的时候,分解出“氵”和“青”,结合“清水”“清洁”等词增进三维关联,既可以减轻单字记忆的负担,又可助力学习者学会迁移;再如,学“晴”“情”等字时,可迅速关联读音、区分语义。

2.2 形符系统的规则性:显性与隐性的双重挖掘

2.2.1 显性形符的认知与教学

所谓显性形符,即构字频度高、语义易懂的形符,如“扌(手)、氵(水)、亻(人)、忄(心)、口(嘴)”等,这些形符的语义跟现实事物、人体器官存在着直接的关联,学习者可借助生活经验建立认知。例如,看到“扌”,就能想到“打、拍、提”这类手部动作;看到“氵”,就联想到“江、河、湖”等跟水相关联的事物^[4]。

教学实践活动中,显性形符乃是入门阶段的核心内容,教师以“实物联想”“动作演示”等方式强化认知。开展“扌”教学期间,能让学习者跟着“拍桌子”“提书包”等动作进行模仿,使形符与具体行为达成关联;教学生认识“口”的时候,可运用“说话”“吃饭”等类似场景,让学习者明晰形符的语义范畴。可依靠“形符归类法”,把同一形符的汉字集中起来开展教学(如“扌”类的字:打、拍、扯、拖),扶持学习者搭建“形符—语义群”的关联认知。

2.2.2 隐性形符的认知难点与突破策略

隐性形符方面,如“冂(阜/邑)、页(头)、欠(支,手持器械)、广(房屋)、欠(张口出气)”等,其构成文字的频度不高,语义古今差异大且含义藏得深。其语义与现代常用的意思差别明显,易让汉语二语高级学习者产生认知上的差错,如错把“页”误认成“页码”等,妨碍对汉字语义的准确把握^[5]。

要想彻底攻克这一难点,可从两方面进行优化:第一,依靠字形演变揭示形符的原本含义,如“页”在甲骨文里的

样子像人的头部,本义为“脑袋部分”,包含“页”的字大多跟头、颈有联系;“广”的甲骨文看上去像带有屋顶的房屋,本义就是“房屋”,含“广”的字跟建筑方面有关。第二,依靠复音词语素义增强关联,如“页面”“页眉”反映“页”的本义,“哈欠”与“欠缺”体现了“欠”的本义,凭借隐性形符专题课,提高学习者对形符的认知能力,高级学习者能有效提升形符正确解析的比率,还可推到一些陌生汉字语义范畴。

2.3 声符系统的规则性:显性规则与隐性规则的协同激活

2.3.1 声符的显性规则:共时视角下的表音规律

声符显性规则的衡量,主要依赖“规则字比例”与“声符家族一致性”,规则字也就是声符跟整字的声母、韵母完全相同的汉字。

就声符家族一致性方面而言,统计呈现出声符表音分为五种类型,就算是以“混杂表音”为主导,但差不多40%的声符家族存在部分表音规律,如“青”声符的家族,读音显示出相近关联。

显性规则的应用采取两步走,一是讲授“高规则声符家族”,如“方”“包”的声符家族,协助学习者搭建“声符—读音”的关联;二是聚焦“中低规则声符家族”,采用“规则字先行”策略,先教一下规则字,然后针对不规则字开展对比分析,让学习者把握声符表音“相对性”内涵,防止认知走向绝对化^[6]。

2.3.2 声符的隐性规则:历时视角下的语音关联

从历史时间的维度看,汉语语音系统性造成声符存在隐性规则,体现为三个方面。

从声母所具有的亲缘关系方面,f跟b、p,zh、ch、sh跟d、t等显示出关联,如“分”“盆”等字体现出古声母的演变关系;u跟ü的关联表现突出,源于历史发展进程及ü两点的省略;还有an和ian这样的相似关系也归为隐性规则,如“班”“斑”等字可凭借声符构建读音关联。发音部位一致性指声符跟整字声母发音部位处于相同状态,如“波”“皮”皆是双唇音,可以把读音猜测范围缩小。

有关研究表明,通过挖掘隐性规则能提升《等级标准》形声字表音规则字所占比例,教师可借助语音演变小故事、声符家族对比等途径去渗透隐性规则。例如,讲解“分”声

符家族声母的演变态势, 比对“古”声符家族中韵母的差别, 增进记忆效率, 培养学习者汉字语音的逻辑思考能力。

3. 学习者认知规律: 有效传播的心理依据

3.1 汉字学习的认知过程: 心理词典的组建与发展

3.1.1 初级阶段: 形、音、义的分离认知

汉字学习初始阶段, 学习者重点聚焦“字形识别”, 形、音、义呈现分离状态, 字形分辨存在诸多难度。其一, 字形认知存在难度, 如分辨“八”与“人”、“己、已、巳”这类笔画顺序和结构布局的细微差别, 要格外留意; 其二, 音义之间的联系薄弱, 往往会出现“只认得字形却认不得读音”或“只认得读音却认不得含义”情况, 如能写出“水”字, 却不知道要读“shuǐ”, 要么能读出读音却不晓得含义; 其三, 学习者未形成系统性的认知模式, 把汉字看成独立的符号, 长时间处于机械记忆^[7]。

现阶段教学需依照“字形优先、简化认知”原则, 一是采用“笔画分拆”“结构归类”策略, 采用基本笔画与结构结合的办法, 降低字形记忆难度; 二是采用图片、实物、动作的“情境关联”方式, 增进音义的认知水平。如用“苹果”图片来建立“苹(píng)”“果(guǒ)”音义的联系; 三是把把控汉字教学的数量, 每周安排教 15-20 个, 保证切实把握, 避免因“盲目求多求快”引发认知纷扰。

3.1.2 中级阶段: 形-音-义的联结融合

当学习者掌握 500-1500 个汉字后进入中级学习时段, 认知的重点转变为“联结整合”。一是字形跟字音的联结逐步稳定, 见到“河”字能迅速念出“hé”; 二是搭建形-义的联结, 看到“树”字, 可凭借“木”旁联想到跟树木有关的东西; 三是初步建立起系统认知, 可发现同一形符或声符汉字里的规律, 如“扌”旁的字大多与动作相联系。

教学上应强化“联结训练”以及“规则渗透”, 一方面凭借“形-音-义匹配游戏”巩固二者联结; 另一方面引入形符、声符所涉及的基本规则, 如教“清、晴、情”的时候, 讲解对应形符语义以及声符的读音; 实施“组词练习”, 加强汉字在语境里的运用, 增进“字-词”语义结合。

3.1.3 高级阶段: 语义网络的拓展与应用

掌握的汉字数量超过 1500 个时进入高级阶段, 认知聚焦的重点是“语义网络的拓展与应用”^[8]。一是形-音-义的关联呈现高度自动化, 看到“文化”马上就能懂它的含义;

二是可依据语素义推断复音词的含义, 如借助“电”“脑”去弄懂“电脑”; 三是自主借助汉字规则学习新的汉字, 如看到“焗”, 可依靠声符“局”猜出读音为“jú”, 依靠形符“火”明白跟“火”有关系。

这阶段教学聚焦于“语义深度”与“自主学习能力”的培养。一是实施“汉字文化解读”举措, 扩充语义文化范畴; 二是引导学习者主动分析陌生汉字的构形规律; 三是凭借“写作、阅读”开展综合训练, 推动汉字在实际语境中的灵活运用, 完成从“汉字认知”到“汉语能力”的过渡。

3.2 汉字学习的认知差异: 影响因素与教学适配

3.2.1 母语背景的影响与适配

学习者母语采用的文字系统(拼音文字、表意文字)直接影响他们认知汉字的方式:

拼音文字背景中的学习者: 养成“语音转写”的认知习惯, 适应汉字“表意属性”和“方块结构”有一定难度, 易产生“依靠拼音思维记汉字”的问题(如把“水”记为“shuǐ”, 而不是汉字的样子)。因此教学里要强化“字形可视化”举措, 如采用笔画动画、字形对比, 带动学习者形成“视觉优先”的认知习惯; 减少对拼音的依赖, 逐步降低拼音标注的数量, 鼓励依靠形符、声符去推导读音^[9]。

表意文字背景的学习者: 鉴于母语含有汉字或汉字词(如日语“水”读作“みず”, 韩语里“水”念“수”), 对汉字字形认知的难度低, 但易被“母语中汉字的实际意义”干扰(如日语“手纸”指“信件”, 跟汉语“手纸”含义不一样)。教学期间需留意“汉外汉语义对比”, 如对比“娘”在汉语(意为母亲)、日语(意为女儿)中的区别; 运用“字形相似性”的优势, 采用“从已知汉字到新学汉字”的迁移, 有效降低汉语学习难度。

3.2.2 认知风格的影响与适配

认知风格是学习者比较喜欢用的信息加工手段, 主要归类为“场依存型”与“场独立型”。

场依存型学习者: 依赖外界语境与他人辅导, 较难适应孤立的汉字学习, 较容易被周围环境所牵动。因此教学当中给出“情境化学习材料”, 如运用课文、对话、图片等, 把汉字放到具体语境里; 采用“小组合作”“教师引导”等途径, 强化外部帮扶, 助力学习者借由互动去领会汉字。

场独立型学习者: 擅长开展独立分析与逻辑推理, 对汉

字的规则性、系统性表现出兴趣。教学时可拿出“汉字规则手册”“构形分析工具”，支持学习者自主探索形符、声符的规律；安排“汉字推理任务”（如按照“青”声符家族的规律，揣度“蜻”的读音跟语义，契合其逻辑思维方面的需求^[10]）。

3.2.3 学习动机的影响与适配

学习动机划分成“工具性动机”和“融合性动机”两种：

工具性动机学习者：聚焦汉字的“实用价值”，如认读菜单、填表格。教学时得优先教学“高频实用汉字”，还可借助“生活场景运用”，让学习者迅速发觉汉字的实用价值。

融合性动机学习者：顾及汉字的“文化内涵”，对汉字背后涉及的历史、故事兴趣较高。教学期间可融入“汉字文化专题”（如“福”字的贴法习惯，和“年”字有关的传说，凭借文化魅力激发学习的积极性；推荐类似《汉字王国》的“汉字文化读物”，满足其在文化探索上的需求。

4. 科学汉字教学观的构建：有效传播的实践保障

4.1 字词结合：汉字教学的主要逻辑

4.1.1 教学单位选择：以字为基以词为用

“字本位”教学模式是字词结合的典型呈现，把汉字作为汉语教学的基础单位，依照“字不离词、词不离句”的理念，运用词汇拓展其语义应用，依靠句子强化该汉字的语法功能^[11]。例如，教“电”字的时候，让学习者掌握“电”的形体、发音和字面意义，然后拓展出“电话、电脑、电梯”等相关词汇，最后依靠“我用电脑工作”这样的语句，实现“字-词-句”的连贯体悟。

将其和“词本位”模式相比，“字本位”模式更贴合汉语的特性。汉语词汇体现出“语素构成性”的特质，多数复音词由多个呈现为汉字的语素组合而成，掌握汉字即可推导词汇的含义；汉语体现“高字词比例关系”，3000个常用汉字可构成诸多常用词汇，掌握核心汉字可实现“以少数驾驭多数”的效果。

4.1.2 教学方法设计：从字到词的梯度拓展

采用“字词结合”教学方法时要遵循“梯度拓展”原则，杜绝词汇大量堆砌，具体分成三步去进行。

第一，单字教学这个阶段，着重聚焦汉字形、音、义的核心特质，采用“笔画分解开来”“形义建立关联”“声符给予提示”等方法，协助学习者扎实掌握单字根基。例如，教

“书”字之际，阐述其笔画的排列顺序、基本释义以及作为声符在其他字里的表音效用。

第二，词汇扩充阶段，以单字为基础拓展2-3个“核心词汇”，且需达到语义关联紧密、使用频率高的要求。例如，“书”可以拓展成“看书、书写、书包”，这些词语跟“书”的语义存在紧密联系，便于学习者去理解。

第三，语境实操阶段，把汉字及词汇融入到句子或微型语境，依靠应用强化认知能力。例如，学完“书”之后，创设相应的句子或简短对话，引导学习者在实际场景里运用相关汉字和词汇。这样一种“单字→词汇→语境”的梯度编排，可使汉字认知坚实可靠，又可防止词汇拓展变得杂乱无章，契合学习者认知递进的规律^[12]。

4.2 规则渗透：培养自主学习能力

汉字规则的教学不是灌输式讲解，而是运用渐进式渗透，借助“明示显性规则、暗示隐性规则”，让学习者在实践过程中慢慢感知、归纳规律，最终造就自主学习的能力。如此教学观的核心是以学习者为中心，把教师的“教”转换为学习者的“学”。

4.2.1 显性规则的“明示”策略

形符语义范畴、高规则声符表音规律等显性规则，能采用“专题课+练习”的手段直接表明：

专题课设计：每学期进行2-3次“汉字规则专题课”开设，如“形符大组合”“声符的奇妙”，系统阐释核心规则要点。例如，“形符大家族”专题课可按类别介绍“扌、讠、亻”等显性形符，采用“形符-汉字-语义”对应表格，让学习者直观认知形符的语义范畴。

练习设计：按照显性规则设计“分类、匹配、填空”等相关练习，如“将下列汉字依据形符分类。河、打、说、树、快”（答案：讠—河；扌—打；讠—说；木—树；亻—快；“基于声符‘青’，填写下列汉字的读音分别是：清（）、晴（）、情（）”（答案：qīng、qíng、qíng。经由练习强化规则的记忆，造就“规则-应用”的条件反射。

4.2.2 隐性规则的“暗示”策略

隐性规则（如声母亲缘关系、韵母相似性）缘于涉及历史语音学知识，不宜直接讲授理论内容，可采用“对比、联想、引导总结”的方式加以引导：

对比展示：把存在隐性规则关联的汉字对比陈列展示，

用“分(fēn)、盆(pén)、份(fèn)”举例,带领学习者观察声母的区别,教师提出“这些字的声母发音部位有啥相同点?”(均为双唇音)的问题,表明f和p的亲缘关联。

联想引导:利用“声符家族树”这类可视化工具,引导学习者去联想隐性规则,“古”声符家族树能展现“古(gǔ)→居(jū)→固(gù)→姑(gū)”的关系,教师抛出问题“这些字的韵母有哪些关联呀?引导学习者察觉u与ü的亲缘关系。

总结鼓励:当学习者对隐性规则有了初步感知后,推动其自行归纳,如“你发觉“青”声符家族的字读音有哪些规律?即便总结有一些不足,教师也要肯定其探索劲头,之后再补充、完善,着重培养其规则意识。

4.3 认知纠偏:破除汉字难学的错误认知

国际汉语学习者中普遍有“汉字难学”的认知误区,此误区源自“初期学习耗时较长”与“拼音文字学习经验”的对比。因此有必要创建科学的教学理念,实施“认知纠偏”,让学习者懂得“初期耗时≠长期面临困难”,认识清楚汉字的长期优势。

4.3.1 客观分析“初期耗时”的原因

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,刚开始学习汉字需消耗较长的时间,主要归因于两个认知特性:一是字形学习应“有意识地专门留意”,学习者得耗费时间去记忆笔画、结构,而拼音文字仅需记牢字母组合与发音的对应联系;二是形、音、义的结合需逐步建立,学习者得多次重复以此强化关联,而拼音文字可以通过“字母→发音→语义”直接形成快速认知。

教师应给学习者进行客观解释,防止学习者将“初期耗时”跟“汉字难学”划等号。依靠“学习曲线对比图”,揭示“汉字学习(前期进度慢、后期进度快)”与“拼音文字学习(前期进度快、后期进度慢)”的区别——汉字缘于“语义透明度高”,后期用语素义推导词汇的效率远远高于拼音文字,让学习者看出“长期利好”,增加学习的自信^[13]。

4.3.2 强化“长期优势”的感知

通过开展“词汇量增长对比”“语义理解效率”等实践活动,让学习者亲身发觉汉字的长期优势。

词汇量增长对比:引导学习者算出“掌握1000个汉字可形成的词汇量”,直观感受汉字“以少量掌控大量”的长处。

语义理解效率测试:筹备“陌生词汇理解任务”,让学习者掌握“电脑、电话、电梯”与“computer、telephone、elevator”(英文单词),统计理解用掉的时间。大多数学习者对汉字词汇理解的用时仅为英文单词的三分之一,因为可借助汉字的语素义开展推导,而英文单词得全靠记忆。依靠这些实践活动,学习者可从“认知误区”中脱身,形成“汉字学习起始阶段需努力,后期更高效”的正确观念,为长期学习筑牢心理根基。

5. 数智时代汉字传播的新挑战与认知基础拓展

5.1 数智时代的汉字传播新特征

伴随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,汉字传播的载体及传播方式出现了明显不同:一是书写工具从传统的“手写”迈向了“电写”,《等级标准》也跟着降低了对手写的标准要求;二是传播载体从“纸质教材”过渡至“数字平台”;三是传播场景从“课堂教学”过渡到“泛在学习”。

这些变化既造就了机遇,也带来了阻碍:机遇在于数字技术可利用“动画、互动、个性化推荐”提高汉字学习的趣味性与效率;挑战是“电写主导”也许会让学习者出现“提笔忘字”情况,减弱对字形的认知能力;“泛在学习”也许会引发汉字学习的碎片化,欠缺系统性的认知^[14]。

5.2 贴合数智时代要求增强认知基础拓展

5.2.1 数字环境里强化字形认知

目前电写占据主导,学习者借助拼音、语音的输入方法,逐渐削弱对汉字笔画顺序、结构细节的关心程度,产生提笔忘字、形近字弄乱等问题,削弱了对汉字的认知根基。因此需要借助“数字工具赋能+教学设计优化”,重塑对字形认知闭环:一方面,从数字工具精准辅助,开发“演示-练习-纠错”功能的工具,如“汉字笔画拆解动画工具”,可动态表现“己、已、巳”的笔顺区别,用颜色标记出区分点;让学习者自己拖动笔画去组合,实时给出偏差反馈。“电写笔迹对比工具”可把经手写板输入的字形和标准楷书字形叠加做对比,自动标记笔画长短、间距比例问题,协助学习者构建“标准字形”体系。

另一方面,教学设计上分层渗透,初级阶段实施先观察后输入任务。例如,学习“河”字,先观察其笔画特点,然后分步输入确认书写规范;中级阶段开展“形近字对比输入”相关练习,输入“清”“晴”“情”完毕,弹出形符对比卡片

强化记忆;高级阶段实施“汉字结构分析任务”,拆开复杂汉字构件然后标注功能,增进对构形规则的认知感悟。

5.2.2 碎片化学习阶段的系统整合

学习场景中,学习者一般借助短视频、社交平台去获取碎片化汉字知识,如“每日一字”短视频、汉字文化段子等,容易让学习者仅明白单个字,不晓得其在系统里的所在位置,不易形成“形符-声符-语素”的整体感悟。因此可凭借“认知框架搭建+个性化推送”,把碎片化学习转化成系统性认知积累:第一,打造可视化的汉字认知框架体系,在数字学习平台构建“三维汉字认知模型”,以“形符”“声符”“语义范畴”作为坐标的轴,把汉字归入分类体系。例如,形符轴按照语义领域划分成模块,呈现对应形符家族汉字及其本义与现代语义的关联;声符轴按照声符家族实施分组,呈现表音法则与亲缘纽带;语义范畴轴按照不一样的应用场景分类,学习者接触零碎知识的时候,可以依靠平台检索功能去定位汉字、明晰关联。

第二,依靠大数据实施个性化补强推送。依靠平台学习行为分析的功能,精确揪出认知薄弱点并推送有针对性的特定内容,——若监测到有学习者对“页”“广”形符有混淆,即刻推送对应专题短视频及分类小游戏;若察觉到声母亲缘关系认知存在不足,就推送语音演变微课以及读音联想的相关练习,如此模式可有的放矢地弥补认知空缺,充实汉字系统的认知。

6. 结束语

国际中文教育蓬勃发展下,深入探究汉字有效传播的认知基础意义非凡。通过剖析汉字的历史地位、性质界定、与汉语的接口,以及学习者的认知过程等多方面内容,让相关人员更明晰了助力汉字传播的关键所在。未来,希望诸多教育者们能充分运用这些认知基础,优化教学策略,引导学习者更好地跨越文化与语言障碍,领略汉字之美,让汉字在国际舞台上持续闪耀,成为传播中华文化、增进国际交流的有力桥梁,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迈向更高水平。

参考文献

[1]郭燕妮,谢雨馨.ChatGPT应用背景下人机协同国际中文汉字教学设计实践研究[J].汉字文化,2024,(01):158-163.

[2]高正远,莫大伟,FrederickJ.Poolea,LizCarter.

“国际中文教育‘电写转型’必要性与紧迫性”多人谈[J].云南师范大学学报(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),2024,22(05):20-30.

[3]湛磊,张志强.海外学术出版机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推动考察——以博睿学术出版社为中心[J].出版发行研究,2025,(05):73-81.

[4]刘燕.甲骨文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——以汉字教学为例[J].汉字文化,2025,(09):126-129.

[5]尤文欣.汉字的全球之旅:在全球化浪潮中传播与影响的探索[J].汉字文化,2024,(20):106-108.

[6]丁君涛.地理、移民与历史:古代中国汉字边疆传播的特征[J].黑河学院学报,2025,16(02):172-175.

[7]储诚志.续论国际中文教育“电写为主、笔写为辅”的教学转型——澄清几个误解和疑虑[J].云南师范大学学报(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),2024,22(05):1-10.

[8]玉时阶,玉璐.《祖图》中的汉字与俗字: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印记——域外瑶族《祖图》研究之一[J].广西民族研究,2025,(01):127-136.

[9]李秋杨,陈晨.汉语国际形象的历史回溯、形成原因及重构策略[J].上海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5,42(01):63-75.

[10]宋蓓蓓,杨烨杰.中文语境下的国际主义风格编排设计演变与应用研究[J].设计,2025,38(01):130-134.

[11]倪素香,熊昊天.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话语重构[J].河南社会科学,2024,32(06):93-99.

[12]郑国锋,储廷钰.声誉规划视域下的国际中文教育——基于欧洲中文教育机构语言文化活动的实证研究[J].语言文字应用,2024,(01):32-45.

[13]王子金,葛华灵.书法国际传播的新样态——以海外“兰亭书法学堂”为例[J].当代美术家,2024,(06):49-65.

[14]李运富.从传统出发,重构中国汉字学学科体系[J].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24,(06):12-23.

[15]杜凤娇,王汉卫.论“集/散”的对立与互补——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新思路[J].华文教学与研究,2024,(04):26-33.